

编者序

一位编辑老兵 的省思

格罗斯

《编辑人的世界》这本书自 1962 年初次问世至今，已经过了 30 个寒暑；而修订版在 1985 年出版后，迄今也已经 7 年了。你现在拿在手中的这本书，不仅仅是前面两个版本的最新修订版，因为这个版本只保留了前两个版本中的一篇文章，其他 32 篇文章是特别为这个修订版而撰写的，此外我们又选录了 5 篇从未在旧版本中出现过的有关出版和编辑的文章。因此就这本已经成为美国编辑艺术和技巧的标准读本、同时被出版和写作课程及作家研讨会广泛使用的参考书而言，这是个全新的版本。

由于我也经常在这类的作家研讨会上授课，我很清楚作家多么渴望能和编辑保持一种愉快、有效和充满创造力的关系。因此，我希望把新版《编辑人的世界》的焦点放在作者需要了解的、与编辑工作的内容相关的事情上。

许多作者对于编辑会怎么处理他们的稿子有很多误解，他们不确定编辑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将他们的稿子改好；也不清楚编辑和作者应该如何互动——换句话说，他们不清楚在编辑过程中，双方对彼此该有什么期望；同样令他们不安的是，不知道在编辑接受了稿子之后，作者对作品还拥有哪些权利。很多作者根本不知道策划编辑（developmental edi-

tor)、文稿编辑 (line editor) 和文字编辑 (copy editor) 各自掌管什么工作, 还有他们的做事方式如何。最后, 他们通常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稿子会被出版社接受, 有些却被退稿。错误的假设和传言多得不胜枚举。

其实, 作者和编辑是透过许多富创意、具专业技术和充分授权的方式来共事, 因此为了厘清真相, 我希望新版的《编辑人的世界》能为作者揭开我们称之为“编辑工作”的这个神秘过程的面纱。我也希望能让大家明白, 编辑其实是一群热情地献身于工作, 富于爱心的专业人士, 他们关怀作者, 愿意全力以赴, 协助作者找到最有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想表达的内容, 以及尽可能触及最广大的读者。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采取了编辑前两个版本的相同做法, 直接向出版界的顶尖编辑邀稿, 我邀稿的对象不仅在编辑的艺术和技巧上是这一行中的佼佼者, 同时也懂得如何把他们对编辑工作的热情和专业传达给读者, 例如写《制造悬念——编辑犯罪小说》的凯雯 (Ruth Cavin) 写《窥探人性阴暗面——编辑真实的犯罪故事》的斯派塞 (Charles Spicer)、写《观察入微的探索者——文稿编辑》的韦克斯曼 (Maron Waxman)、《编辑普及版平装书的苦与乐》的帕克 (Mel

Parker), 以及写《与小出版社共舞——回归传统出版方式》的沃克 (Scott Walker)。

这些顶尖的专业编辑以深刻的洞察力和坦率的笔触, 写出在各种编辑专业领域中所需的特殊要求和技巧。我们希望不管对新作家或是写作老手而言, 他们的文章都同样的有效而务实, 因此我要求他们着重在举例说明实际编辑作业中各种不同的编辑方式: 从建议作者修改全书的开头或结尾, 到为角色注入新生命的各种想法, 或是如何润饰文稿, 使一段艰涩难懂的文句变得易读, 或是让一段回溯、对未来的想像或梦境的描述变得更清楚, 又或者是加快小说进行的节奏, 妥善安排故事情节等等。

因此, 这 37 篇文章为作者提供了解决手稿中种种问题的方法, 引导作者体验出版流程中的各个不同的阶段 (从创意发想, 到策划编辑、文稿编辑、文字编辑, 以至于正式出版, 以及之后的种种动作)。我希望达到的效果, 是相等于为作者好好上一堂简短的编辑课, 让他们能充分了解作者与编辑的关系, 并且无论在出书的任何阶段, 都感到充满信心, 合作愉快。

除了让读者深入了解编辑实务外, 本书也选录了有关编辑理论、编辑的社会责任以及讨论编辑与社会的关系等具启发性、甚至具争议性的文章。例如威

廉斯 (Alan D. Williams) 针对《编辑都在做些什么?》提供了他自己的解答,阿伦森 (Marc Aronson) 在《从拍卖会到电子盛会——编辑学在美国的演变》这篇文章中,言简意赅地描述了美国的编辑发展史,韦德 (James O'Shea Wade) 探讨了有关编辑的一个很重要、但鲜被讨论的层面:《做得好,还要做得对——编辑工作的伦理道德层面》,霍华德 (Gerald Howard) 在《典范在夙昔——珀金斯精神死了吗?》中,赋予这篇谈论美国编辑和出版状况的经典文章一番新面貌,马雷克 (Richard Marek) 探讨了《如何选书》这个议题,而迪南尼 (Michael Denny) 与沃尔夫 (Wendy Wolf) 则分别从非小说和小说的观点,探讨了政治干预的影响这个情绪化、具争议性和爆发性的议题。兼具作者 / 编辑 / 经纪人身份的柯蒂斯 (Richard Curtis) 则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问题:《我们真的需要编辑吗?》。

王尔德 (Oscar Wilde) 有一句名言:“除了诱惑之外,我可以抗拒任何事物。”当我在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深刻体会到这句隽语中蕴含的智慧。我决定不要抗拒回顾我的编辑生涯的诱惑。因为 1993 年正是我从事编辑工作的 40 周年纪念;自从 1953 年我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为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工作以来,编辑工作是我最初、也是

唯一的事业选择。因此,在事业发展的分水岭上,我希望能够暂时停下脚步,发表一下多年来我所笃信的编辑理念。

1

我刚踏入编辑这一行时,经纪人老是抱怨编辑做了太多编辑工作。我还记得他们总是告诫我:“年轻人,假如你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这本书已经够好了,那么你根本就不应该买下它的版权。”到了今天,许多经纪人和作者都尝试和内行的编辑合作,因为优秀的编辑很在意书的好坏,懂得如何塑造书的主题和内容,把作者的意向和艺术造诣作最好的呈现。

当我还是个年轻编辑的时候,教导我如何塑造以及编辑一本书的是西蒙 (Henry Simon) 和渥海姆 (Donald A. Wohlheim)。下了班之后,他们还常常留在办公室里,私下传授我许多编辑的基本技巧。这是师徒制的最佳典范,而且是以轻松、充满关爱的方式传承经验。今天,出版业的步调太快了,几乎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让年轻编辑体验这种学徒生涯。我不会因此就说策划编辑和文稿编辑是已经失传的艺术,但不可讳言,这些已经是愈来愈罕见的艺术。或许这正是为什么评论家经常批评某些书根本没有经过好好的编辑,或是编辑技巧太拙

劣。我很希望能看到出版界恢复我年轻时获益良多的师徒制。无论是出版商、编辑、经纪人，都会从中获益，作者更是受益最多的人。

尽管如此，最好的编辑所代表的不是最多的编辑或最少的编辑，而是编辑到什么程度最能让作者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作者的作品放出最耀眼的光彩，引致如潮佳评，提高作者的专业声誉和自我评价，吸引到作者原本想要吸引的目标读者，而且读者群的数目大到令作者有足够的自信再度提笔写作，发挥创造力。

2

在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中，究竟谁才“拥有”这部作品，应该听从谁的判断这类的问题，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当情势恶化到双方不得不面临这种两难的局面时，真是令人遗憾。但是在我看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编辑都必须牢牢记住，双方所讨论的这部作品是由作者所撰写的，必须尊重作者的决定；惟有这样，才是正确而且公平的做法。

我们可以把出版社看成“议院”，大家在里面针对作者的稿件展开辩论，编辑可以而且也应该提出“建议”，但是永远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因为事实上，在编辑作业完成之前，作者就好像

把稿件出租给编辑一样。或是换个说法，赋予这本书生命的人是作者，而编辑的角色好像接生婆一样，编辑的工作是让一份快乐而健康的作品顺利在出版的世界里诞生。

3

我深深相信，也一再提议，我们应该以革命性的方式来肯定编辑催生一本书的贡献。可是，打从传奇人物珀金斯（Maxwell Perkins, 1884 ~ 1947）的时代开始，人们就预期编辑应该隐身幕后，隐姓埋名地协助作者创造出一部完整的作品。当然，很多时候，心存感激的作者会在书的扉页肯定编辑的努力与贡献，然而也有很多时候，编辑依然默默无闻。

但是，为什么编辑总是得当无名英雄呢？每一本书的封皮照例都会提到封面设计者、绘图者或摄影者的名字，为什么独独编辑却要隐姓埋名？为什么不把每一本书的编辑名字列在封皮上或版权页上呢？编辑的贡献自然不会比封面设计者或摄影师逊色，而且如果有不只一位编辑参与了整个编辑作业（可能因为有人离职或团队合作），那么所有参与的编辑都应该列名在上面。

正因为这个想法正确而且适当，因此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把它付诸实现的时候？还是编辑应该继续像现在一样，

隐身在幕后？我利用为这本书作序的机会，开启了这场讨论，我非常乐意听到来自经纪人、编辑、作者和出版商的意见。

我想，现在应该到了破除无名编辑的禁忌的时候了。

4

已经有很多文章讨论过编辑对于作者、出版商、消费者，还有书籍本身所应该负的种种责任，然而，却很少有人谈论过，编辑在维护他自己的操守上，应该负起什么责任：也就是忠于自己在政治、道德、伦理、社会和美学上的信念。假如一位编辑不能有所坚持，我不相信他真的能对作者、出版商、消费大众，甚至书籍本身善尽职责。

在我漫长的编辑生涯中，很多时候我所接到的编辑工作严重违反了我的政治和社会理念。在这种时候，我都加以婉拒，通常都将作者或经纪人引介给另外一位比较能认同这部作品的编辑。

我绝对不是在提倡任何形式的出版内容审查制度。我是言论自由的忠诚拥护者，我认为任何轻微的言论审查，都会像癌细胞般，转化扩大为极权主义，并且终于不可避免地扼杀了民主。但是，我也很清楚我必须能在夜晚安心入睡，早上醒来时能坦然面对镜中的自己，和

妻儿在一起的时候，也能够毫无羞愧或罪恶的感觉。假如我必须编辑严重违反我的立场和信念的作品，我将无法面对自己，更无法为作者或出版社老板编好这本书。永远要记得，人生苦短（你要明白，我是在即将踏入六十大关时，说出这句话），因此不值得忍受任何会在知识、生理或心理上折磨自己的痛苦。同时还要记住，永远会有其他人愿意出版被你拒之门外的作品。

5

每年我都参加许多作家会议，在关于编辑和出版的研讨会后，听众总是提出一个问题：“编辑和作者的理想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我的回答总是和以下的原则相距不远：作者和编辑的合作关系应该是友好的，而非对立的；是共生，而非寄生。说得更简洁一点，应该是每一方都能为另一方提供许多助益。

作者必须明白，编辑是激发他们、鞭策他们，有时甚至是逼迫他们达到创作巅峰的必要力量。编辑有他们自己的创造力，而这种能力是作家很少具备的。编辑通常具备了批判性的分析能力、超然的眼光，以及作者应该善加利用的卓越表达能力。编辑能够诊断出作品手稿中的优点和缺点，然后下一个可能正确的处方；就好像医术高明的内科医生能

够凭着 X 光片看出病患胸部或肺部的毛病，然后决定应该采取哪种治疗方式一样。作者应该对这种编辑才能怀抱着敬意，肯定这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才华，同时从中获益。

而编辑则应该牢记，必须先经过作者的努力，编辑工作才有发挥的余地，假如根本没有作者创作的稿件，任凭你有天大的编辑才能，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编辑都不能企图以自己的写作方式，来编辑这本书。编辑必须学会依照作者的语言、思维和观点，来编辑一本书，否则就会面对永无止境的挫折感，而且可能和作者发展出充满敌意、毫无生产力的合作关系，结果只会编出一本不怎么样的书。

最好的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相互肯定、尊重、欣赏，并且在才能上互补，这种关系才能造就出最好的书。

读完我这些想法之后，很明显，我编辑这本书的用意，是一方面希望帮助编辑了解如何和作者合作，另一方面也希望帮助作者了解如何和编辑合作。

16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想成为一个编辑。从那时候开始，我一直很幸运，能和许多当代最出色的编辑人一起共事。我尊重我的同事，也愈来愈喜欢

他们，有些人在多年后和我成为好友。在我的编辑生涯中，我经常念兹在兹的是如何挖掘和培养出下一代的编辑。至于书写文字的前途，未来能不能继续出现有娱乐性、重要、资讯丰富的好书，和充满热情而且不断提升自我的作者，完全要仰赖目前和未来几年从事编辑工作者的直觉、才华与编辑的艺术和技巧。当我说“文化的前途有很大一部分是系于编辑人身上，正如同文化的前途要系于作者身上一样”时，我并非言过其实。

着手写这篇序文时，我苦思良久，想要找出正确的字眼来总结我 40 年来对于编辑工作的情感。但是，后来我明白，我在书籍和作者的世界中所得到的乐趣以及热情的投入，其实就和我在 1985 年版的序文中所表达的一样强烈，而其中一部分也曾经出现在 1962 年的原始版本中。我相信到了编辑生涯的最后一天，我的感觉都不会改变，而或许我会从事编辑工作，一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我希望这本书能吸引许多才华横溢、创造力丰富的人投入编辑这个行业。必须注意，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从事编辑工作的。对于充满挫折感的作家而言，编辑其他作家的作品可能带来极大的痛苦，并且压抑了自己的创造力。对于只是喜

欢读好书，但却不了解或不关心读者的阅读趋势和品味的门外汉而言，编辑的经验可能反而令原本的憧憬痛苦地幻灭。有些年轻人以为编辑工作就是不断穿梭在绚烂的鸡尾酒会中，与文学巨匠把酒言欢，或是可以毫无限制地尽情花费，这些人只要当上几个月的编辑，就会立刻修正原本的误解。

前面谈了很多，都是关于编辑不是什么，但是当适应了编辑工作的要求和责任，以及通常都有的一堆令人厌烦的工作后，编辑其实是一份能让你获益良多的事业，和当作家一样，能发挥创造力、想像力和带来满足感。有些编辑甚至会说：“比当作家更棒。”

在我担任编辑的漫长生涯中，我一直都陶醉其中，有时候特别受到激励，情绪高涨，偶尔则沮丧失望，但是从来不觉这份工作沉闷，就好像一个不断受到激励的学生在备有多样课程的全球最大的大学内，永无休止地学习。我从编辑每本书中学到前所未有的丰富知识；出版业让我认识了许多超凡出众、令人难忘的人物，有些是我的同事，有些则是作者。编辑许多不同书籍的经验，和从一位好作者手中拿到一本有价值的好书的快乐，大大满足了我对于创造性自我表达的需求。从多年前到现在，每当我努力编了一年的书终于出炉时，仍然

有说不出的喜悦。我看着这本书，然后回想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午餐时谈到的一个构想、或是一个粗略的写作大纲，或是一章的草稿而开始的。我曾经协助这些书从构想萌芽到开花结果，也曾经帮忙把大纲和最初的章节打造为一本重要而吸引人的书，一本不管是我或作者都觉得可以长销的书，我为自己的贡献而自豪。身为编辑，我从来不曾丧失这种全力以赴的精神和引以自豪的感觉，我更希望能永远如此。

我怀着深挚的关爱，来编辑这本《编辑人的世界》，希望藉此表达我对编辑行业最深挚的感情。从我初出茅庐的时候开始，我就深深地爱上这个行业，在历经了 40 年的喜悦、满足、悲伤和挫折后，这份热爱迄今仍有增无减。

每当我开始阅读新的出版提案，埋首于另外一本小说中，或听到富有创意的新作家名字时，我仍然和过去一样迫不及待，而且雀跃不已。希望这本书能为未来和现在的编辑激发出同样的喜悦和投入的热情。

更希望读完这本书的读者发现，其实作者和编辑的关系不必然是相互对立的，而且事实上有可能成为两方都获益良多的合作关系。

最后，我希望一般读者能从这本书中体会到，作者和编辑之所以愿意投入

无数时间和才华于出书的各种复杂而难以形容的微妙因素。

1992 年 10 月，纽约

编辑的角色



你问我“编辑”和“发行人”有什么不同？
很简单 编辑负责挑选书稿 而发行人则负责挑选编辑。

一位优秀的编辑人必须能像发行人一样思考、规划、作决策 相反的 发行人也必须能像编辑一样的思考。编辑人在“文学品味”之外 还必须具备数学概念。他不能有色盲 必须分得清楚“赤字”(亏损)和“黑字”(盈余)的差别。

当你听到另外一家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本差不多的书时，
千万不要气馁。“成为最好的”永远比跑第一重要得多。

——舒斯特

第一章

编辑都在做些什么？

威廉斯（Alan D. Williams）

威廉斯曾在好几家出版社担任过编辑和管理职位，尤其是在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任职 20 年，担任过主编的职位。后来又担任格罗夫韦登菲尔德出版社（Grove Weidenfeld）的发行人。在他的编辑生涯中，他编辑过小说，也编辑非小说类的书籍，曾经和以撒·伯林（Isaiah Berlin）、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威克（Tom Wicker）、默多克（Iris Murdoch）、福赛思（Frederick Forsyth）、戈迪默（Nadine Gordimer）以及谢德（the Reverend Charlie W. Shedd）等知名作者合作过。

编辑究竟做些什么事情？是挖掘好书的搜猎者？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术师？还是在作者和出版社之间扮演双面人？而优秀的编辑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资深的编辑人威廉斯幽默而中肯地提出他心目中的答案。他指出，在许多不同的人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正是编辑工作的乐趣和挑战之所在。他说：“假如编辑拿起一部作品时，丝毫没有任何期待的心情，或许他就不该继续呆在这一行。”

在每个人眼中，编辑都有不同的面貌，因此几乎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回答“编辑都在做些什么？”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将编辑分类的方式多得不胜枚举，譬如编辑的个性、体型、背景、兴趣，甚至像眼睛颜色等无聊的项目，都可以被用来归类。但假如形式是

如此令人迷惑，那么或许我们该从功能方面着手。

基本上，出版社编辑同时扮演了三种不同的角色。第一，他们必须多方搜寻，并且挑选出可以出版的好书。第二，他们还要编书（没错，不管你听到多少编辑面临财务压力、没有心肝的财团横加干预，以及商业考虑战胜编辑品味等种种事情，他们还是要做编辑工作）。第三，他们扮演双面人，在面对作者的时候，代表出版社；在面对出版社的时候，又代表作者。

编辑的第一个角色——~~狩猎者~~，是编辑能否建立声誉和步步高升的最关键因素。尽管每位作者收到编辑回绝的信时，都觉得深受屈辱，不过编辑的功能原本就不是必恭必敬地接纳每一本交到他们手上的作品。编辑很想拿到好书。假如编辑拿起一部作品时，丝毫没有任何期待的心情，或许他就不该继续呆在这一行。无论筛选的过程拖得多长（根据统计，每 50 份初稿或出版提案中，只有一本书会被接受），编辑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刻总是发现一本好书，或买下一本好稿子的时候。

作者都晓得自己是如何被挖掘的，但即使是作者都不太清楚编辑的触角伸得有多广。当然，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

经纪人。在过去 50 年中，有 80% 的大众图书都是由经纪人代理的。众所周知，要找到一位好的经纪人就和找到一个好出版商同样困难，因此胸怀大志的作家就面临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但是不要忘了，经纪人有许多不同的触角，而负责选书的编辑只是其中之一，因此经纪人要比编辑掌握了更多的出书机会。

多年前，曾经有一位出版商在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幅精美的刺绣，上面说：“出版商和经纪人的关系，就好比利刃之于喉咙。”编辑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和经纪人打交道。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情形看成夙敌之间的交往，而是把编辑和经纪人看成三角形的两个顶点，而作者显然就是第三个顶点。没有一位编辑能够“涵盖”所有的经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双方都会倾向和曾经合作成功、比较志同道合的对象打交道。没错，双方的关系往往经由广被滥用的商业午餐来建立，因为午餐的时候不会被电话或传真所干扰。

当然，编辑撒下的网必须超越纽约和加州的经纪人圈子。作家研讨会、写作班、大学校园、文学和通俗杂志、旗下作家认识的其他作家、挖掘新人的国内外出差，以及与外国出版商的交流，这些都代表着编辑需要耕耘的园地。当

然这中间会有一点运气的成分，但即使是靠运气，仍然要靠一些合乎逻辑的偶发意外来促成编辑与作者的碰面，签订版权协议。我只不过因为在一个大学城定居多年，就结识了好几位令人激赏的作家。而一旦开始出书，还没有经纪人的作者就会很快签订一位经纪人，很多时候还是出自出版商的建议。所以，经纪人也扮演了搜猎者的角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编辑的构想而发展出来的作品，尤其是非小说类。通常出版圈子里会传出讯息：有位作家正在寻找出书的构想，而有位编辑正好掌握了合适的传记题材，或是想到一个可以写书的争议性话题。也有可能是编辑先有了最初的构想，然后尝试找作家继续发展这个题材。〔著名的例子是麦克米伦（Macmillan）出版社的编辑斯科特（Cecil Scott）建议的写作题目，后来演变成名作家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作品《八月的枪声》（*The Guns of August*）。〕

编辑的第二个功能是扮演絮聒不休的治疗师或化平凡为神奇的魔术师。无论你怎么看待编辑，编辑所做的事情是作者的亲友、甚至配偶都不够资格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情。说得明白一点，编辑要做的就是细心阅读作品中每一个字，详细而坦率地说出评语，并且建议应该

修改之处。这时候，编辑就变成了真正客观的第一位读者，他不只要提供作者建设性的帮助，同时也无形中点出了未来书评家、读者和市场对于这本书可能出现的反应，因此作者可以据此修改作品。

编辑应该问作者两个根本问题：你是不是已经表达了所有你想表达的东西？你是不是尽可能地把它表达得很清晰，而且前后呼应？假如初看之下，这两个问题似乎范围太狭窄了，那么就再深入想一想，你会发现这两个问题几乎涵盖了一切：从是否有拗口的语法、赘字、赘句，到主人翁的行为会不会显得莫名其妙，降低了小说的张力等等，都包括在内。这些全都要经过广泛、无拘无束的讨论，而所有负责任的编辑都会同意，作者才是作最后决定的人。所有负责任的编辑也都会同意，就和知道什么时候该建议修改文稿一样，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不再干预，是非常高明的编辑技巧。

这一切是否都是在平和友善、有建设性的气氛下进行？当然不是，就好像谈恋爱的时候一样，偶尔会有争执。当编辑感觉迟钝、蛮横专制的时候，或作者固执己见、不愿接受别人意见的时候，往往会导致版权数度易手，无法成功出书。不过这类人终究会得到报应，因为以后再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们合作。

更基本的问题是，到底现在还有没有肯全心投入的用功编辑。但是至少我相信，尽管商业压力与日俱增，家庭式出版社日渐式微，读者口味变幻快速，科技日新月异，然而还是找得到尽忠职守的好编辑。

我们再也无法把选书编辑的努力和最后的出版物分隔开来，就好像我们不能把血肉和骨头完全拆开来一样。由此看来，尽管经济形势、工作环境和乐趣都大不如前，编辑人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他们仍然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否则就不会跑来当编辑了。

具备多方面的品味是编辑的本质，在非小说类图书的领域更是如此。有个聪明人曾经略带嘲讽地说：“一个好编辑可以和你就任何话题讨论五分钟，但是要他们再多谈一分钟，他们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就好编辑的条件而言，兴趣广泛绝对比任何主攻专业还要重要。这是个公开的秘密：只要很有技巧地问新作家几个问题，他们就被唬住了，以为你懂得很多。但是另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大多数的编辑慢慢会发展出自己比较热衷的领域，不管他的兴趣是马匹、歌剧、伟大的战役、运动、烹调或园艺都好。这时候，就要靠好奇的作者自己去发现大家是否志同道合了。

编辑的第三个功能——扮演双面人，占据了编辑大部分的办公时间，结果编辑只有在下班后才有空真正地阅读和进行编辑工作，而且大都是在晚上和周末。我必须再重复一次：你必须热爱编辑工作，才能当编辑。永无休止的报告、联系、电话、开会、商业早餐、午餐、晚餐、赴公司内外的约会等等，都令活跃的编辑在居中协调作者和出版社时，变得好像快速转动的旋转门一样。

和出版商打交道时，编辑是作者首要的支持者。一开始是编辑对这个出书计划或小说有兴趣，然后就是出版社通过选题、谈判合约、实际的编辑和出版流程（从文稿编辑、校对、印制，一直到销售和新闻发布），在整个过程中，编辑通常都尽量让相关人士多参与一点。他这么做有双重目的，第一是令出版社的同事对这本书和作者产生兴趣，第二是让作者看到，不是只有编辑一个人在努力推动出书，而是许多专业人才通力合作的结果。同时，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假如发生了作者迟交稿、财务危机，还有各种复杂的意外状况，以致无法完全照着合约规定的进度出书时，也要靠编辑站出来为作者辩护。

编辑最重要的挑战，是能不能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本书的优点。从编辑报告到图书目录的内容、封面勒口文案和

新闻稿，都要靠编辑最初的描述来解释出版这本书的理由，并且定下这本书的基调。大多数的编辑在写这份文案时，都要绞尽脑汁。每年二至三次的销售大会，也是对编辑的一大考验，这时候充满热情的编辑必须在一群面带怀疑的销售代表面前，说明这本新书的优点。这种痛苦要比撰写报告还大上百倍。

如果编辑必须向作者传达出版社的意见，就是双面人扮恶人的时候了。有时候，编辑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向作者解释为什么出版社不可能在《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上为他的新书刊登全版广告、无法在书中放彩色图片、不批准赞助巡回宣传的差旅费，或无法同意任何难以确定能够回收、出版社负担不起的支出，以及为什么连一些小小的要求，出版社都没办法答应，这时经济学看起来真是一门阴暗的学问。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外交哲学是：一家出版社要同时面对很多位作者，因此无论是时间、精力或资源，都必须好好分配。这就好像尽管一夫多妻制并不公平，但却是某些国家中某些人的生活现实。而当出版社为某位作者或某一本书付出了额外的心力，例如文稿编辑熬夜加班，宣传文案极富想像力，或开发出预期之外的特殊市场，身为编辑的都有责任告诉作者，出版社为这本书所做的一切。

假如我们试图厘清编辑人在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但却略过珀金斯不提，这就好像撰写一部航空简史，却全然不提莱特兄弟一样荒谬，原因是编辑过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沃尔夫（Thomas Wolfe）和其他知名作家作品的珀金斯，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每当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时，总是响起一片“后继无人”的感叹声。说句公道话，很少有编辑认为自己能与珀金斯并驾齐驱，但是假设珀金斯活在今天，他可能也会心不甘情不愿地花很多时间在哄骗经纪人、竞标版权、挖掘新人、经常分心处理其他事情上，而无法好好编辑手边的稿件。也就是说，今天当珀金斯会当得比较辛苦。

尽管如此，珀金斯仍然是这一行不朽的典范。只要是对编辑的角色，或编辑与作家的关系有一点点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编辑写给作者的信：珀金斯信件集》（*Editor to Author: The Letters of Maxwell Perkins*）。这些信件流露出来温暖的语调、流利的口才、对作者的高度理解、温和而有说服力的建议，成为后辈仿效的模范。

另一方面，正如萨尔（Mort Sahl）所说，未来编辑的角色必然会改变。企业在财务收支上受到压力，会逐渐缩减全职编辑，增加雇用外聘编辑。未来我们

究竟需要更多还是更少的编辑作业，其实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一方面，一般人的语文能力逐步退化，不肯在文字的精确度上花工夫，以及大家广泛使用文字处理机，都需要更多的编辑作业；同时，“谁在乎这些？”的声浪也未尝稍减。

此外，科技终将侵入编辑室。但是，正如很多人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编辑没有全面地使用电脑。问题是，当编辑作业始终是个建议性、而非强制性的过程时，就必须留下清晰的修改痕迹。在创作或改写自己的作品时，毋庸置疑，文字处理机是老天的恩赐，但当文稿是由别人交到你手上时，毫无痕迹地改动文稿会显得失礼，而且带来混淆。从这个角度来看，除非未来出现更经济且容易使用的软硬件，容许编辑在页缘下评语、标示删掉的文句等等，否则对编辑而言，在平面文稿上用立可贴纸条注明建议修改之处，可能还是比使用电脑更可行的方法。

无论如何，编辑人仍将继续沉浸在编辑工作所带来的欢乐与悲哀、满足与挫折之中，但愿他们在幕后所下的默默的苦功，会为即将出版的书籍带来并非默默的结果。

第二章

从拍卖会到 电子盛会

——编辑学在美国的演变

阿伦森 (Marc Aronson)

阿伦森是“亨利·霍尔特青少年读物”(Henry Holt's Books for Young Readers)的资深编辑。身负为中学生和年轻读者编辑“多元文化”非小说类读物的重任，阿伦森特别擅长于将原本习惯为成人写作的专业作家引进儿童出版物的领域。阿伦森目前在纽约大学进修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布劳内尔 (William cary Brownell) 和本世纪出版史，同时他也在纽约大学出版研究院开了一门关于出版史的课。他曾经和布鲁克斯 (Bruce Brooks)、金 (Coretta Scott King) 以及莫里 (Kyoko Mori) 等作家合作过。

本文探讨了美国编辑人和编辑工作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层面所带来的影响，阿伦森的文章资讯丰富、趣味盎然，并且极具启发性，引导读者从编辑工作的滥觞——编辑人希契科克 (Ripley Hitchcock) 如何修改了韦斯科特 (Edward Noyes Westcott) 的小说《戴维·哈伦》 (David Harum) ——一直谈到下一世纪的编辑与作者合作的创新方式，同时也让读者了解出版业在美国社会与文化发展不同阶段中的变化。

说 到编辑工作在美国的发展，首先应该从一场拍卖会谈起。

1898 年左右，当韦斯科特的小说《戴维·哈伦》问世的时候，在作家与出版商之间穿针引线的经纪人正逐渐改变美国出版界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刚刚提到的拍卖会并不是经纪人为这本小说